

Contre Sainte-Beuve

驳 圣 伯 夫

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M a r c e l

P r o u s t



le monde est si bon

王道乾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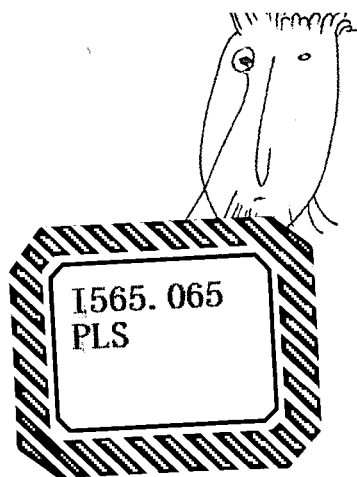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Contre Sainte-Beuve

驳 圣 伯 夫

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王道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驳圣伯夫/(法)普鲁斯特(Proust, M.)著;王道乾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

ISBN 978-7-5327-4117-5

I. 驳... II. ①普... ②王... III. 文学-法国-现代
IV. I5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4525 号

Marcel Proust

Contre Sainte-Beuve

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 1954 年 Bernard de Fallois 编订版及 1971 年七星文库 Pierre Clarac 编订版译出。

驳圣伯夫

Contre Sainte-Beuve

Marcel Proust

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王道乾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周 冉

装帧设计 王小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117-5/I·2299

定价:22.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135113

序言

对于智力，我越来越觉得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了。我认为作家只有摆脱智力，才能在我们获得的种种印象中将事物真正抓住，也就是说，真正达到事物本身，取得艺术的惟一内容。智力以过去时间的名义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也未必就是那种东西。我们生命中每一小时一经逝去，立即寄寓并隐匿在某种物质对象之中，就像有些民间传说所说死者的灵魂那种情形一样。生命的一小时被拘禁于一定物质对象之中，这一对象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就永远寄存其中。我们是通过那个对象来认识生命的那个时刻的，我们把它从中召唤出来，它才能从那里得到解放。它所隐藏于其中的对象——或称之为感觉，因为对象是通过感觉和我们发生关系的——我们很可能不再与之相遇。因此，我们一生中有许多时间可能就此永远不复再现。因为，这样的对象是如此微不足道，在世界上又不知它在何处，它出现在我们行进的路上，机会又是那样难得一见！在我一生的途中，我曾在乡间一处住所度过许多夏季。我不时在怀念这些夏季，我之所想，也并不一定是原有的那些夏日。对我来说，它们很

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永远消逝了。就像任何失而复现的情况一样，它们的失而复现，全凭一个偶然机会出现。有一天傍晚，天在下雪，寒冷异常，我从外面回到家中，我在房间里坐在灯下准备看书，但一下又不能暖和过来，这时，我的上了年纪的女厨建议我喝一杯热茶，我一向是不大喝茶的。完全出于偶然，她还顺便给我拿来几片烤面包。我把烤面包放到茶水里浸一浸，我把浸过茶的面包放到嘴里，我嘴里感到它软软的浸过茶的味道，突然我感到一种异样的心绪出现，感到有天竺葵、香橙的甘芳，感到一种特异的光，一种幸福的感觉；我动也不敢动，惟恐在我身上发生那不可理解的一切因此而消失；由于我不停地专注于这一小片造成这许多奇妙感受、浸过茶水的面包，突然之间，我的记忆被封闭起来的隔板受到震动被突破了，我刚才说我在乡下住所度过的那些夏天，一下涌现在我的意识之中，连同那些夏天的清晨也一一连绵复现，还有其间连续不断的幸福时刻。我想起来了：原来我每天清晨起床，穿好衣服，走下楼去，到我刚刚醒来的外祖父的房间，去喝为他准备的早茶。外祖父总是取一块面包干，放到他的茶里蘸一蘸，然后拿给我吃。但是，这样一些夏季的清晨早已成为过去，而茶水泡软的面包干的感觉，却成了那逝去的时间——对智力来说，已成为死去的时间——躲藏隐匿之所在。如果在这个冬夜，我不是因为下雪回到家里感到寒冷，我的年老的女厨没有提出给我喝茶，肯定我是永远不会与那些已经逝去的时间再度相遇，逝去的时间所以复活，原来有约在先，按照某种神奇的约定，与这次喝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连。

当我品味面包干的味道的时候，至此一直是朦胧恍惚的花园，

立刻也浮现在眼前，已没入遗忘中的花园曲径，园中一丛丛的花卉，也在这一小杯茶中显现出来，如同那种日本印花纸上的花草在水中复现一样。同样，去年我有一次走过那样一处庭院，我走过高低不平闪光的石板铺的路面，我不禁停下脚步，就在这样的时刻，我在威尼斯度过的时日突然出现在眼前，单凭智力，有关威尼斯的那些往日是不可能让我就这样召回的，对我来说，这本来也应是死去不再复现的时日了。当时我是同几位朋友一起走过那里的，我担心我在路上滑倒，向他们表示，请他们继续前行，不要等我，我随后就来；这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对象把我抓住了，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怎样一个对象，只觉得我还没有认出的过去一段时间正在我内心深处隐隐颤动：正好我在这铺路石板上迈出一步，我感到这种心绪在波动。我觉得有一种幸福感传布全身，突然我又感到我们被一种原属于我们的精纯之物给丰富起来了，这种精纯之物就是精纯的生活、精纯的存留，关于过去的印记（这种生活，我们只有在它存留下来以后，才可能对它有所认识，因为当我们在那样的生活中，它并不显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而是在感受之中，生活在感受途中就被扼杀清除了），而这种精纯之物别无他求，只求被解放出来，增殖我们的诗情和生命的财富。我有把光释放出来的力量，我并没有意识到。啊！在类似的时刻，智力于我竟毫无所用，不能为我做什么。我于是向后重新走了几步，再回到那高低不平光滑的石板路上，设法再回到刚才出现的同样的境界中去。我这时感受到的，仍然是同样的感觉，脚是踩在圣马可受洗堂前高低不平光滑的铺地石板上。那天，运河上空天色阴暗，河上有威尼斯贡多拉在等着我，这样的感觉一经出现，幸福感，那些时刻的全部丰富内容，

立即随之一涌而出，于是，这一天，对我来说，又复活了。

获得这种失而复现，不仅智力对我们无能为力，而且智力也无法找到那些能使这些过去时间隐藏化入的对象。有些对象你有意寻找，以便同你生活中的那些时间建立关系，但这样的时间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对象中找到它的寄寓之所。甚至有什么东西可能再唤起那样的时刻，它们也会随之复现，即使是这样，它们也将是诗意尽失的。

我记得有一天在旅行途中，我从列车车窗向外张望，我努力想从我面前闪过的景物中撷取一些印象。我是一边看，一边记下眼前一晃而过的农村小墓园，我记下树丛中阳光照射下一条条光束，还有像《幽谷百合》中描写的路旁种种花草。以后我又反复回想那照着一条条阳光的树木，乡村的小墓园，我反复追想那样的一天，我试图真正领会那一天自身，而不是它冷冷的亡魂。但是始终做不到，没有成功的希望，我绝望了。可是有一天，在吃午饭的时候，我的汤匙无意中落在瓷盘上。调羹在瓷盘上发出的声音，正好和那天列车靠站扳道工用铁锤敲击列车车轮的声音一样。就在这一分钟，声音敲醒的那个难得一遇而又不可理喻的时刻，又在我心上复活，这一天，完完整整地在其全部诗意中又在我心中活了起来，只是那村中墓园、布满一条条阳光的树木和巴尔扎克式的路边野花却排除在外，因为这一切是经过有意识的观察取得的，诗意的再现全部丧失了。

这样的对象，我们是会不时一遇的，那已经失去的感受，也会使我们为之心动，但是，由于时间相去太远，那种感受我们已经不可能指明，不知称它什么才好，所以也就不复再现，真可叹惜！又

有一次，我走过一间配膳室，玻璃窗一处打碎的玻璃上有一块绿色的布片堵在那里，引起我的注意，我立即停下来，心中若有所动。一道夏日阳光这时正照射在我的身上。是怎么一回事？我试着去回想。我看见有几只胡蜂在阳光下飞动，桌上樱桃散发出香气，我已经不能再回忆起什么了。一时间，我就像夜里睡着的人醒来不知身在何处那样，只想分辨身体是在哪里，以便知道这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因为这时睡着的人并不知道是睡在哪一张床上，在怎样的房子里，在什么地方，是他一生中的哪一个年份。一时间，我就像这样，处在恍惚犹豫之中，试着在那挂着一块绿色布片的周围摸索着，设法在我惺忪初醒的记忆中把时间与地点加以定位。这时，我始终是处在生活已知或已忘却的感觉的一团混乱中迟疑不决，无所适从；这种情况持续时间不过是一刹那之间。随后，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记忆又复陷于沉睡。

我的一些朋友在散步中不知有多少次看到我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看到我走在我们面前出现的一条小径前停下脚步站着不动，或者是在一丛树木前面又驻足不前，我要求他们让我一个人留下，在这里停一停！就是这样，也是徒然；为继续追索那已成过去的时
间，尽管我闭上两眼一再努力也无济于事，什么也想不起来了，随后我又突然睁开眼睛，像第一次看到那样着力再把那些树木看上一看，究竟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这些树木，我仍然盲然无所知。我认识这些树木的外形，这些树木的姿态布局，它们呈现出来的线条，就仿佛刻在某一幅令人心爱的神秘画幅上，直在我心上颤动。但是，对此，我什么也说不出，而它们却像是由于自身天然而多情的意态姿影不能得到表现、不能告诉我它们觉察我不能辨明的那个秘

密，倾诉着它们的懊恼憾恨。一段亲切的时间的幻影，是这样亲切，以致我们竟为之心跳，跳得心都要碎裂开来了，它们就像埃涅阿斯^①在地狱中遇见的鬼魂那样，向我们伸出软弱无力的双臂。难道这就是我在幸福的童年时期经常去散步的城郊？难道我以后只能在想象的国土上梦见妈妈，那时她病得那样厉害，在湖水之滨，在那夜间也是明亮的树林中，这的确是梦中的土地，真实得几乎和我度过童年生活的地方一样，难道这仅仅是一个梦？对这一切我竟茫茫然一无所知。我不得不赶快追上我的朋友，他们在大路转弯处正等着我，我怀着焦急的心情，对着一个过去的时间转身走开，这过去的时间从此我是再也见不到了，向我伸出无力又多情的手臂的逝去的一切，从此也只有弃置不顾，可是，那逝去的一切似乎正在向我说：让我们再活转来。在我还没有回到我的同伴身边，和他们谈话之前，我回身再看一看那无声而富于表情、渐渐逝去、依然在我眼中萦绕不已的树木曲线，我投去的目光也渐渐模糊，越来越看不清了。

与这样的过去、我们内心最熟悉的精髓相比，智力所提供的真相似乎并不真实。因此，当我们投向那可能帮助我们重新找到那已成过去的时间而又力不从心，特别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不被这类才智之士所理解也是势所必然的，他们不明白艺术家是独立的一个人，他们不理解艺术家所看到的事物的绝对价值并不仅仅对他才有重要意义，他们也不知道这种价值的量度只能在他身上才能找到。艺术家可能在外省一家剧院上演一场可憎的音乐演奏会，演出一场

^① 罗马神话中特洛伊的英雄。据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第六卷，埃涅阿斯在特洛伊陷落后逃出，前往冥界，就罗马未来的命运询问他父亲的鬼魂。

让有艺术修养的人认为是可笑的舞会场面，这样的舞会甚至可能比歌剧院精彩演出、圣日耳曼郊区最漂亮的晚会更能引起他的一些回忆，甚至在他那里可能提高到一种凝神沉思的境界。对火车时刻表上的站名，艺术家也喜欢借以想象。一个木叶飘落、寒气袭人的秋夜里，一本平庸的书，对有艺术修养的人也充满着他从未听到过的一些人名姓氏，对他可能有一种哲学名著也无法比拟的价值，这可能让有趣味修养的人士说：一个有才能的人竟然也会有这种愚蠢的兴趣。

对于智力如此不加重视，我竟以此为题写了许多文章，接下去我还要一反我们听到、读到的庸俗思想继续写智力所提示的这些看法，人们一定会感到奇怪。我把我许多小时都算在一个小时之内，（其实，所有的人不都是这样吗？）以此写一部出于“智力”的作品，也许不免轻率。不过，出于智力的真理即使不如前面所说感受力的秘密那么值得重视，但也有其值得重视的方面。一位作家只能是一位诗人。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在我们这个并不完善的世界，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艺术杰作，也不过是伟大才智遇难沉船漂散在水上的一些残留物，即使是这样，将散见于外的情感之珍宝借助智力的网络紧密连结在一起的仍然是他们。如果人们相信，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人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时间中那些最为美好的时刻，那么，破除怠惰迟钝，感到有必要说出他们亲历的时间，这样的时刻必将到来。也许圣伯夫的方法并不是处在第一位的主要对象。不过，人们在阅读以下篇章的过程中，也许会被招引注意看一看圣伯夫的方法所涉及的一些十分重要的有关智力的问题，我在开始谈到智力所处这种低下层次的性质，对于艺术家来说，也许是最

为重大的问题。而智力这种低下层次的地位，依然需要智力给以确立。因为，如果说智力不配享有崇高的王冠的话，那么，也只有智力才能颁布这样的命令。如果智力在效能的等级层次上居于次要地位，那么，也只有智力能够宣告本能处在首要地位。^①

M. P. ^②

① 以上序言，七星文库版题为〔序言提要〕，并注明普鲁斯特已另行抄录在较大开张的纸上。七星文库版在序言提要后另附两段从手稿其他部分引来的文字，认为与序言相关。译出如下：

对于批评虽然我越来越不加重视，如果有必要说清楚的话，我甚至认为智力也无需重视，我认为智力对于再现现实是无能为力的，而艺术就是再现现实，我今天写了一篇批评性论文，表明我不相信智力。（七星文库版在此指出，普鲁斯特手稿在这一段后用有花饰的大写字母写有“圣伯夫”字样）

再一段是：我越来越不同意如此重视智力……我越来越感到作家召回过去的印象感受作为艺术的内容决不在智力的光照范围之内。有关那一切，智力对我们什么也不可能提供。这就好像我们生命一小时一小时消逝，一旦死去，就像古人相信灵魂不灭一样，它就化身寄托在某一对象之中，寄托在某一物质性的东西上，蛰伏在那里，直到我们遇到那个对象。那个时间由此从中解放出来……

又，七星文库版序言除以上各部分外，还将本书第七章谈到有关圣伯夫的论文的相关片段列入序言正文。

② 作者姓名缩写。

目录

序言	I
一 睡眠	1
二 房间	9
三 昼日	15
四 伯爵夫人	27
五 《费加罗报》上的文章	35
六 露台上的阳光	45
七 和妈妈的谈话	57
八 圣伯夫的方法	69
九 热拉尔·德·奈瓦尔	95
一〇 圣伯夫与波德莱尔	109
一一 圣伯夫与巴尔扎克	141
一二 德·盖尔芒特先生的巴尔扎克	173
一三 被诅咒的族类	191

一四 人的名姓	209
一五 重返盖尔芒特	227
一六 结语	243

附录

译者附言	259
原编者序言	267
原编者说明	305
普鲁斯特年表	319

一 睡眠

不知为什么，对于这一天清晨度过的时间的记忆，我总想把它固定下来，当时我是在病中，彻夜难眠，到第二天早晨才上床睡下，睡眠是在白天。不过当时那个时间与我相距不远，我希望看到那个时间再运转来，但是到了今天，那个时间倒像是另一个人曾经在其中生活过似的，就在这样一个时间过程中，我在晚上十点钟睡下，睡去以后，几次短暂醒来，一直睡到第二天清晨。我经常是一关灯就很快入睡，仿佛来不及对自己说我睡了就睡去了。同样，半小时过后，一想到应该是我睡去的时间，反而把我唤醒了，我真想把我以为还拿在手上的报纸丢开，说“时间到了，关灯，睡觉”，可是我又感到奇怪，黑暗布满在我四周，也许我的眼睛，同样我的知觉思绪一时还难以适应，对我的知觉思绪来说，这种黑暗仿佛就是某种无缘无故出现的无从理解的东西，就真像是黑暗那种东西似的。

我又重新打开灯，看看是几点钟：午夜还不到。我听到远处火车驶去，汽笛长鸣，汽笛声勾画出空漠田野的空间广度，途中的旅

人在这月光洒遍的黑夜里正匆匆向着下一个车站奔驰，正在往自己的记忆中铭刻与刚刚分手的友人相聚时的欢愉，返程回家的喜悦。我把我的面颊紧压在悦目的、也像我们童年的面颊那样永远丰满沁凉可人的枕面上。我又把灯开了一下，看看表，午夜还未到。病人在一家陌生旅馆过夜，因为病痛一阵剧烈发作，从睡眠中惊醒，他突然看见门下有一条光线照射进来，其时也正好是在这样的时刻。多么可喜，天亮了，再过一刻，旅馆里，人们就要起来了，他可以打铃，一定会有人来帮一帮他！他耐心忍受着痛苦。这时，他真的听到了脚步声……正好在这个时刻，门下的亮光消失了。原来午夜钟声刚刚敲过，人们把煤气灯熄灭，他把这一线光亮误认是天明照进来的光线，无法，只好在孤立无援之下，留在这难以忍受的痛苦煎熬中，度过这漫长的一夜。

我关上灯，再次入睡。有时，就像夏娃从亚当一条肋骨诞生一样，有一个女人从我姿态睡得不适的腿侧出现；她刚巧就在我领会到那种欣喜时际形成，我想象这喜悦是她带给我的。我的身体在她身上感到她的温暖，我的身体真想和她重合在一起，这时我又醒了。人性所留存的一切，以我离开这个女人为代价，对我，这一切，又成为不可企及而远远离去了。我觉得我的面颊上留有她的热吻，身体也因她腰肢沉重感到疲惫。关于她的记忆也渐渐消失，我梦中见到这个少女刚刚感到可能真的成为情侣，转眼之间竟失之于遗忘之中。还有另一些情况，在我睡着的时候，多次梦到我们童年时期那些往日，有多少感受，十年过去，也不曾消失，不需费力那些往事又涌上心头，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琐事，我们仍然心向往之，频频回顾，再去认识，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再见到那个夏季，对那飞

虫营营声在房间里回荡总是念念不忘一样，那声音正好说明室外有烈日熏炙，即使是蚊蚋嗡嗡喧闹，也意味着那一定是一个芳香四溢的夏夜。我梦到我们那位老神父，他又要拉扯我的髻发了，那时，对我来说，真是怕人，是我童年时期不得不屈从的冷酷无情的律法。克罗诺斯^①被推翻，普罗米修斯的发明^②，基督的诞生，都未能将重重压在人类头上的天宇略略抬高一些，我头发剪短也无济于事，所以人类是在胆战心惊中生活过来的。真的，还有另一种痛苦，另一些可怕的事，那就是天轴错位。这个世界遵循古老的法则运转，我在这个世界上进入梦乡并非难事，只是那位已经死去的贫穷可怜的老神父的手掌我还是难以逃避。我感到我脑后的头发被用力抓住了，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从梦中惊醒。所以，在入睡之前，我总要好好想一想，认明那位神父确已不在人世，我的头发已经剪短，即使是这样，我也要用枕头、盖被、我的手帕，还有墙壁，牢牢筑起一个起保护作用的巢穴，然后再进入那奇异的世界，因为在那个世界里，神父还活着，在那个世界，我也照旧留着一头长发。

有些感受已经消失，一去不复返了，但在梦中依然经常出现，赋予已经逝去的岁月以各不相同的特征，过去的岁月尽管毫无诗意，依旧承载着那样一个年代特有的诗情，就像那一年最后的严寒天气把我们的假期给破坏了，午饭时不得不生火取暖，可是复活节

① 希腊神话中先于奥林匹斯众神的古老神明，为天神与地神所生。后与其妹生下六个孩子，其中有宙斯。地神曾预言：他将被自己的孩子推翻。所以孩子一出生他就吞吃不留，只有宙斯幸免。后来宙斯将他关在地下塔尔塔罗斯，永世不得外出。

② 普罗米修斯除盗天火带给人世以外，还曾教给人类建筑、航海、医药、书写等，他的发明可能指此。

的钟声和开花的紫堇仍然是无可比拟而且丰盈动人的。这些感受经常入梦，对这样的感受我不敢说它们复现时是否带有诗情，但与我现在的的生活是两相隔开的，这些感受就像根须不是生长在土壤中的白水仙一样。拉罗什富科^①曾说：我们只有最初的爱情才是不由自主的。在这种孤独寂寞中，所有的喜悦之情也是如此，以后，当一个女人已不复存在，却依旧可以骗过我们，让我们想象“她”依然还和我们在一起。在十二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爬到我们在贡布雷^②住宅顶层小房间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还是第一次，房间里挂着许多鸢尾草种子串，我就是到那里去找鸢尾草种子串的，那真是一种从不曾经历过的别有意味的乐趣，也是任何其他乐趣所不可取代的。

作为一个房间，未免显得大了些。用锁可以严严地锁闭起来，但房间的窗子一直开着无法关闭，一枝丁香新条探入窗内，这株丁香是沿外墙生长爬上来的，它那个散发着香气的头就从关不上的窗口伸进来了。因为这里是这么高(住宅的顶层)，我又是绝对独自一人，在高空中出现，我一个人锁闭在这个房间里的安全感又为我增添了一层妙不可言的心绪。我在我自己身上探索着，发掘着，寻找我还不认识的那种欢愉，这种探索大概不会比给我的脊髓、脑髓施行手术更让我感到害怕不安。我时刻以为我要死了。死有什么要紧！我被这种快乐激发起来的思想，在无限与永恒中，只觉比我从这个窗口远远看到的世界更宽广更有威力，我在按习惯感受到的时

^① 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作家，著有《箴言录》等。

^② Combray，普鲁斯特在小说中以伊利埃(在厄尔-卢瓦尔省)为原型虚构的地方。一九七一年，为纪念普鲁斯特，伊利埃正式命名为伊利埃-贡布雷。